

# 夜光杯

很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,单位发生了事故被免职。我当时很想发个信息安慰她,但是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没有立场。

## 立场

张欣

我们事先跳出来表态,表示我们是一伙的,我坚定地站在你这边实在大可不必,因为我们实在没有那么重要。对于不认识的强者就更是如此,那些流言蜚语根本感动不了人家一根毫毛,你想想,人家能够成为强者经受过怎样的风雨可以说外人根本无法想象。道义上的支持也很慎言。



其实,挺讨厌一直劝别人看开点的人,鸡汤张口就来,你是人家什么人,你了解情况吗,你有立场吗,你凭什么说这些话有这样的态度。没有,就不要随便说话。尤其是场面话,无关痛痒的话,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话。请守口守心。

一辈子学闭嘴,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们常说的守本分,其实就是看清自己的立场。

我著的《杨绛传》的封底,印上了夏衍先生的一句话:

## “你们捧钱锺书,我捧杨绛”

罗银胜

“你们捧钱锺书,我捧杨绛!”夏衍与钱锺书、杨绛夫妇的渊源很深。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,当夏衍一接触到杨绛的喜剧作品和钱锺书的《围城》,即被迷倒。抗战胜利后,夏衍到上海工作。其间,由钱杨的清华学长李健吾居间介绍,夏衍始与钱锺书、杨绛缔交,他在回忆录《懒寻旧梦录》写道:“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上海的家,……我认识钱锺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,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。”夏衍在一篇纪念李健吾的文章中提及,“我问他:‘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?’他说:‘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,博古通今的大学者,他就是钱锺书。’我认识钱锺书和杨绛,是他给我介绍的。”他还说过,他一九四五年从重庆回到上海,看到杨绛的剧本,令人感到耳目一新。

一九五六年的夏天,钱锺书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。在某个座谈会上,夏衍与李健吾等人交口称赞钱锺书杨绛夫妇。李健吾口才极好,他的发言极为精彩,谈到钱锺书时,慷慨陈词。他认为钱锺书是一位出色的学问家,还举出当年在上海翻译《包法利夫人》时,一条注释困扰了他半年之久不敢落笔,后来是钱锺书帮他解开了羁绊。夏衍后追述道:“健吾发言,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,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锺书的学识,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,健吾显得有点激动。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:‘你赞钱锺书,我捧杨绛,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,是不公道的。’”

对于夏衍力捧杨绛,其女沈宁撰文证实:“因为父亲原来写过剧本,他品得出杨先生的剧本写得好。整理父亲遗物时,我发现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,抄录有杨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:‘人物的对话,口气里可以听出身份,语言里可以揣摩性格,但人物的状貌服饰,本人不便报道……若用对话,则需从别人口中道出,这也得按各人的身份,找适当的场合。’(杨绛《旧书新解》,《文学评论》1981年第4期)”想来他一定读过杨先生的这篇文章,觉得有心得,才摘录了这段话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,夏衍回忆录《懒寻旧梦录》,由三联书店出版。此书赠送给钱锺书夫妇后,得到两人的赞赏。沈宁在《杨先生,想念你!》一文中写道:“当然,钱先生、杨先生也很欣赏我父亲。杨先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说:‘谢谢你送我的许多书,尤其谢谢你带来夏衍同志赏我们的大著《懒寻旧梦录》(题目我就喜欢),读后使我对向来敬重的前辈增添了认识又增添了敬佩。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女儿,有这么一位好爸爸!我孜孜阅读时,忽发现我们的名字,惊喜得意,觉得很荣幸。锺书说歌德自传《诗与真理》简直可以做这本书的副题,因为这本书具有好诗那样的艺术性和信史那样的真实性。’”

平时,夏衍与钱锺书

下班回家,第一时间冲进卫生间,迅速把自己扒光。迅速挤卸妆油到手上的同时,心满意足按下播放键。在洗脸的水声中,慢慢听播客。然后把声音调大,把手机放到浴室装洗发水沐浴露的台子上。在洗澡水声中,继续听。水声多大,相应把音量调多大,既不吵,又能听得清,慢慢已经摸索出了规律,多少有点过瘾的意思。

## 封神的播客

赵款款

人家说听播客可以减少信息差,可以了解到自己熟悉世界之外的信息。我仔细想了想,其实播客获取信息还是挺慢的,毕竟听就比看书费时间。再一个,它的信息是浩瀚而散射的,不一定能时刻听到自己想要的信息。我一般是会选择主动搜索,但播客的陪伴感,还是无可替代的。它不仅仅是在上班下班路上、化妆护肤时间声音的陪伴,甚至扩大了我的生活半径,丰富了我的娱乐生活。举个例子:听完李诞的开餐厅劝退指南,我去上海的时候专门找了他推荐的餐厅。要知道人到了一个年龄段,就只能去固定的餐厅,看固定的书,会有特别固定的生活半径。所有能激发你探索新事物的人和事,都值得感谢。

听播客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没看过的书、电影、纪录片和脱口秀,感兴趣了就特意记一下找来看。最近完全没有书荒、剧荒,感觉娱乐生活无比丰富。对于没听过播客的人而言,可能需要一个契机。

当然,钱先生、杨先生也很欣赏我父亲。”

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,与钱锺书住在同一家医院——北京医院治疗的夏衍迎来九五华诞。夏衍让女儿给同病区的钱锺书送来一块生日蛋糕,为避开记者,钱锺书只得撩起被子,连头带蛋糕一起捂进去,全然不管奶油弄得满脸,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。

夏衍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交谊绵长而笃深,不禁令人遐思。



山水是自然现象,城市是社会景观,二者貌似不同,性质迥异,却又密切相关,多有结合。有些城市依山而建,如重庆、南京、宜昌、泰安等。更多的城市则傍水而设,如广州有珠江,成都带有锦江,兰州有黄河,福州有闽江,宁波有甬江,哈尔滨有松花江,太原有汾河,长沙有湘江,清远有北江……凡世界著名城市,几乎都有河流穿过,如巴黎的塞纳河,伦敦的泰晤士河,圣彼得堡的涅瓦河,纽约的哈德逊河,维也纳的多瑙河,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……

## 城市里的山水

孙琴安

小城市。难怪长江、黄河、恒河、多瑙河、莱茵河两岸多有城市密布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倘若一座城市中拥有一泊湖水,那更是妙不可言,可为一座城市增色不少,带来许多魅力,往往会吸引人的眼球,成为人们观赏的亮点。如南京的玄武湖、武汉的东湖、开封的包公湖、岳阳的洞庭湖、济南的大明湖、北京的昆明湖、肇庆的七星湖等等,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风景名胜了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,当数杭州城中西湖了。当年白居易来杭州任刺史,便被这里的美丽风光所吸引,写下了著名的《钱塘湖春行》一诗,其中把西湖的春景写到了极致: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可惜“皇恩只许住三年”,当他任职期满,即将离开杭州时,最难割舍的,便是这泊西湖。他在《西湖留别》一诗的末尾写道:“处处回头尽堪恋,就中难别是湖边。”在另一首诗中更是深情地写道:“未能抛

得杭州去,一半勾留是此湖。”一泊湖水可以使一位官员诗人迷恋到这般地步,也足以见出湖泊在一座城市中的无穷魅力和重要地位。忆及自己以往每到杭州,在宾馆刚放下行李,总要先去看一下西湖,方才安心下来,似乎得到了一种慰藉,这也让我隐约感到了西湖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。由此我也不禁联想到了瑞士的一些城市。瑞士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,与海洋无缘,但其许多著名的城市却都与山水相连,并因山水、特别是湖水而得名,如苏黎世有苏黎世湖,琉森有琉森湖,日内瓦有日内瓦湖,可以说是一城一湖。我每到一处,便觉得湖光山色与城市建筑交相辉映,显得格外清新美丽,妩媚多姿。就连卢比诺这些南方小城,也都是湖水清澈,碧波荡漾,宛若仙境,这似乎已成了瑞士城市的一个特色。

看来,一座城市拥有山水,这是大自然对众生的一种馈赠,我们自当珍惜和尊重。其实,建设或治理好一座城市并不困难,只要我们爱护自然,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,让山更青,让水更绿,城市风光自会美好。如果不加珍惜,粗暴对待,那迟早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。



“味无味处求吾乐,材不材间过此生。”这是辛稼轩的词句,是有志不能一展后的自恰,抑或故为散淡以示政敌,今天吾人已很难准确知晓了。但这位辛爷叔的业余生活却真是过得听得挺滋润的。不知不觉间,我也成了中老年爷叔中的一员,环顾四周同侪,或忙于事业挣银子或上扶老下携幼,大都极尽操持。然而秋日里的一次老友相聚,使我奇羨老友徐兵的中年爷叔之另类,好似非内卷压力生活中人。

相识多年,徐兵兄业余之暇以手中之笔与刀,常不经意间在纸或印石上往来挥洒耕耒,或临习古帖,不时出一己新作而浸淫不已,不间有黄白而泛涨。但时时弄出的佳作,确实是有高过同辈处的。那次秋日相聚,他便认真地告之,欲举办一次小型书法篆刻个展。其后便时

不时在微信中见他发一件又一件的书法或篆刻新作,让我提改进意见。细审之,有些作品出新于古,有些纯是一时兴之所至而忘拙忘巧,足以令我久赏而不知肉味,但众多作品中绝无半点欲博眼球的惊世骇俗,反是有着难得的松弛与闲雅。

徐兵兄的草书与大篆作品,其实质全为一时的“顽皮”所缘起,如以东坡公《赤壁赋》句子写的《赤壁》,从远处猛一看,颇似西周晚期之铜器铭文,大小字错落有序而一任自然,稍驻足细品,笔笔龙蛇舞动,墨色枯淡浓湿极尽变化之能,结体形态不故作矜持厚重却形之如活活顽皮,可爱奔放又不至于粗鄙狂野。这种一时的自然不经意流露是一种不迎合的状态。另一幅草书与篆刻

“合体”之条幅,也颇另类。条幅左侧是草书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数字,荡漾着一股轻快飘逸在笔墨间,不带一丝犹豫迟滞,再久视却发现笔笔沉着温润。右侧的一朱一白两印,同样刻了这两句,而不论朱白文,章法的字与字总能做到揖让有度,穿插生趣,用刀刀或切或冲,不工谨,却刀刀有法度,不疾不徐间有种生动不拘与朴实。我想,这气息完全是徐兵的本色,与他一直喜爱东坡公的乐观放达和爱慕庄周的恬淡为上是一致的,如胸次间缺了无用之用的觉悟,便不会有此境界。当然好古敏求,也是徐兄一种“朽”态。十天前他晚间忽向我出示临西周散氏盘铭文一件整六尺的巨幅书作,真是害我当天久欠不能入眠。这作品不单大且精神充沛、盈满整纸,线条时有带燥方润而圆劲之妙,结体并不全依原拓形态,或倚或正,或宽或紧,非巧非拙,整体却无不相协,浑然天成,令我惊艳良久,致睡意全无。后数日碰到前辈书法家金重光先生,因其也曾见到徐兄此作,论及之亦称叹赞赏。可见此作“老当益壮”。

当然书法之外,篆刻原是徐兵兄的真爱,且常成组成套地刻,明眼人自可知其能。他近期刻有一套以古钱币为形式的印,间有以甲骨文凿之者,灵动奇逸,极富文人气息。如以贝币和布币为外形,贝币以甲骨“得大自在”白文刻之,文句既幽默,用刀亦单刀直

冲而入石,爽明精巧而挺劲,绝似商周卜人所契卜辞。而布币外形之朱文入印,用春秋时铜器铭文形态入印,文曰:“一积一散谓之道。”数字长短肥瘦安于一印中,居然无不和合生趣,特别是这内容与形式也真可算绝配了。这种幽默又怀有深意的印作尚有不少,此不能一尽为了解析。

好在徐兵兄的个展近日已在福州路外文书店成功举办,我也终于在能面对其所有大小作品,盘桓其间,不敢阿私以称美,且目之所及种种心灵感知,原非文字所能讲得明、道得清,而徐兵兄这种“味无味处寻吾乐”的爷叔生活,就只能令我羨而恨未能了。

一个你心中的好东西 人知天命,便是对遇见的人与事更通透。 责编:郭影

## 台州来客

蔡天新

台州位于东海之滨的浙东,三面环山,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。到了唐代,有两位文人来台州,一位是孟浩然。四十岁那年,他从故乡襄阳去长安,第一次赴长安应试,虽曾在太学赋诗,名动一时,却科举未中,失望而归。翌年,他下襄阳向洛阳,经汴河、刊河、江南运河到达杭州。溯钱塘江,写下了名篇《宿建德江》。之后,向南折入兰溪,经婺州(金华),再向东溯东阳江,前往天台山,途中写下了《舟中晓望》:“问我今何适,天台访石桥。坐看霞色晓,疑是赤城标。”

赤城山是天台山的南门,山色赤赭如火,是天台唯一的丹霞地貌景观,也是天台山的标志。从孟浩然留下的诗中我们可知,他还曾游历过天台的石梁和桐柏宫、三门的海游、黄岩(今温岭)的历岍等地。

另一位是文学家、画家、书法家郑虔(691—759年)。郑虔是郑州荥泽县人,字齐若,他比孟浩然小两岁,出生于一个门第不低的家庭。约710年进士及第,诗、书、画被唐玄宗赞为“郑虔三绝”。

此前郑虔曾遭人检举“私撰国史”,被逐出京城十年。安史之乱中,他又先后被叛军任命为兵部郎中和国子司业。平定之后,郑虔因陷贼而被贬台州司户参军。757年寒冬腊月,六十七岁的郑虔以老弱残身,长途跋涉来到临海。那时台州文风未开,郑虔衣冠言动,不同俗。可是,郑虔并未抱怨,反以教化台州百姓为己任,他以地方官员身份首办官学,选择民间优秀子弟来教导,各种大小礼仪,无不以身作则,从此台州民俗日趋淳朴,士风逐渐奋起。后来肃宗大赦天下,郑虔想回长安,但台州百姓诚恳挽留他,于是终老于斯。759年,郑虔病逝于台州官舍。如今,临海除了郑虔墓、祠、纪念馆以外,还有广文街、若齐巷、留贤村等。

我出生在台州,半岁时随母亲去南田岛看望外婆,第一次经过了临海。1976年初夏,十三岁的我跟随母亲以及江口中学的老教师们,去临海游玩。那次我们从江口码头乘船出发,沿灵江去地区所在地临海。小火轮溯流而上,经过了涌泉和石村,到达临海县城。只是,那时的广文街已改名,我尚未听说郑虔这位先贤。

如今,台州的蒸蒸日上的经济,交通发达,美食享誉海内外,感谢郑虔播下的文化和教育的种子。

